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徐錫福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一

元 富大用 撰

三師部

三公

歷代公革太師太傅太保古官唐虞有百揆之職即三公殷太甲以伊尹為太保紂以箕子為太師周成王立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以

貳之至是始有定制三公之職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然未嘗備官周禮有六卿無三公周公以冢宰兼太師則三公止為兼官而未嘗有專職可見矣秦不師古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漢襲秦舊哀平間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復置太師太傅太保始尊師傅位在三公上謂之上公後漢魏晉江左因之後魏特尊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非勳德崇重者不居而三公則魏晉之舊也北齊因之後周遠擬

周制置三公三孤以為論道之官隋唐復依魏晉之法置三師三公三師不主事三公參議國之大事置府僚無其人則闕宋初無所改政和二年詔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非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並罷依周制立三少以貳三公紹興復置太尉於三少之下元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漢唐舊制也三師師範一人儀刑四海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羣書要語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

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書周官

坐而論道謂之三公

禮冬官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面三槐三公之位焉

禮秋官

保保

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

前漢賈誼

傳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

地官鄉老注

王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

春官

上公九

命為伯

同上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冕服九章

建常九旒樊纓九就貳車九乘

秋官

公佩山玄玉而朱組

綬記玉

鼎折足覆公餗注知小謀大不勝其任也

易鼎卦

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羊公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恭已

而已矣荀天設三光以照明天子立三公以明理

桓寬論

三公銓時論道袁宏名臣贊三公者百僚之奉萬民之表也

漢詔三公天子之股肱也

崔寔政論

詩句三公運權衡李白三槐老更茂東坡蟬冕三公府山谷三

師禮數重后山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韓明君越羲軒

天老坐三台李白五雲多處是三台杜五嶽祭秩比三公

韓文術
山詩

公望冠巖廊

唐楊巨源詩

鍾鼎勲庸大山河誠誓長

道協陶鈞力恩回日月光一言歸社稷九命備圭璋

同上

古今事實

槐鼎之任

任
漢光武尤信讖言以王梁孫成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

冠冕百辟

齊職品令冠冕百辟從容論道自非勲崇德重無以居

之

委任三府

後漢郎顛拜章曰選舉牧守委任三府注三府三公也

三公總務

代宗大厯四年詔西漢以二府分理東京以三公總務

一統萬類

王嘉傳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總方略一統萬類分明

善惡為職

職典天地

晉衛瓘奏曰三公職典天地寶掌人物國之大事取義於此

調和陰陽

漢丙吉為相出逢牛喘吉問牛行幾里或以譏吉吉曰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又傅子曰三公佐天子理陰陽無所不統又說苑三公正天下調陰陽節

風雨

位典常經

漢王尊劾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經以
總方畧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

詔糾非法

後漢章帝二年詔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並宜
明糾非法宣振威風

秩號萬石

梁制十八班班高者為貴上公班第十八秩萬石

六典注

又漢制三公號萬石

象鼎三足

後漢彭宣傳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覆亂美寶又環濟要略云三公者象鼎三足共承其上也又楊秉傳三公鼎司無所不統又顯宗紀永平六年王雒山出寶鼎詔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耶又韓非子背私曰公象鼎足也數三者法三先也

朕之腹心

師丹傳策免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善相過正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

人之喉咽

春秋合讖圖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宋均注曰斗為天之口舌主出政教三公導宣君命諭於人則宜如人喉在咽以理舌口如言有條理

開德宣符

天文上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
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
也

昭德塞違

三台六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次二星曰中
台為司中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所以昭德塞違也

主宣德化

天文志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西三星皆曰三公主宣

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

猶天三光

漢成帝時何武建言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天之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宜建三公官分職授政以考功效又蕭望之言三公任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歲首日月失光咎在臣等

前本傳

天之三階

漢東方朔對武帝曰願陳泰階六符應劭注曰泰階六

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
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
為卿大夫之階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天下大安

東方

朔

上應台階

後漢郎顛傳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注三公上象天
之台階下與人君同體者也又周禮大宗伯疏上台司
命為太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

下象山嶽

陳忠薦曰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嶽股肱元首昂足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

天子所師

漢哀平間始尊師傅之位明雖天子必有所師又唐百官志三師天子所師法無所總職

中書讀策

唐張延賞奏故事冊拜三公中書令讀策侍中奉禮如

闕卽以宰相攝之

一代之偉

魏文帝卽位時司空華歆司徒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
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後人殆難繼
也

三公共選

晉劉寔作崇讓論以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用之
此為一公缺三公豫選之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

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

大事咨訪

魏初三公無事希預朝政高柔上疏曰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可特延入講論得失文帝嘉納焉紀分又隋百官志三公參議國之大事置府僚

謠言奏事

蔡邕上疏曰五年制書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注漢官儀曰三公聽察長吏臧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為舉謠言也

改容禮貌

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三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

云云

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以改容而禮貌之

也

前漢賈誼傳

待以殊敬

安帝朝陳忠上疏曰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
輿為下御坐為起入則參對而議政出則監察而董是

非

後陳忠傳

一命衮服

王制曰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三公八
命復加一命則服衮龍與王者之後同

一品金章

齊職儀云三師品第一金章而紫綬進賢三梁冠絳朝服

加賜几杖

沈慶之廢帝時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慶之每朝賀常乘犢鼻無憶車履行田園無人從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慶之曰我每游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時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並固讓

臨軒遣使

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儀注太樂宿懸於殿
庭門下奏非祭祀宴饗則無設樂之制太常蔡謨議曰
凡敬其事則備其禮禮備則有樂今大拜輔相臨軒遣
使宜有金石之樂從焉

載輿上殿

魏志太傅鍾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朝見使載輿車虎賁
舁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

乘馬出遊

晉王戎位雖總鼎司而委事僚寮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遊見者不知其為三公也

黃閣鴟尾

陳舊制三公黃閣聽事置鴟尾後主時蕭摩訶以功授侍中驃騎大將軍時詔摩訶開閣門施行馬聽事寢堂

並置鴟尾

分紀

黃閣內屏

隋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閣設內屏

百官志

夢松生腹

丁固夢松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年
吾其為公卒如夢馬

聞車馬聲

晉魏舒未達時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
聲相問寢者誰曰魏公舒自知當為公矣其後果為司
徒

雀報白環

弘農楊寶者嘗見一黃雀墜樹下為螻蟻所困寶愍之
食以黃花百餘日毛羽成放之後寶讀書有黃衣童子
向寶再拜曰我王母使臣為鴟梟所搏賴君拯濟今當
使南海不得復住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
登三公辭去遂絕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

為三公

續齊
諧記

雀銜三鱸

楊震明經博覽不應州郡禮辟後有冠雀銜三鱸魚墜

堂下都講取魚進曰蛇鱸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法三

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後位三公

後漢本傳

工相佩刀

晉呂虔有佩刀命工相之當為三公虔以贈別駕王祥曰以子有台輔之望故相贈後祥果為太保臨薨以刀授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歷世多賢才興於江左

手文可占

陶侃左手有文直達中指至橫文上節便絕占者以為此文通位無極侃針挑令徹血流彈壁上乃作公字以紙裹之公字愈明

異苑

父子居位

晉司馬望安平王孚之長子有偉才早著名咸熙中位司徒入晉封義陽王遷太傅大司馬時孚為太宰父子居上公位百代以來未之有也

累世三公

漢楊彪博覽衆書有恭孝稱位至司馬太尉自以累世三公耻為魏臣乃不復行又袁宏袁紹四世三公

黑頭三公

晉諸葛恢傳為臨沂令名亞王導庾亮謂曰明府當作黑頭三公又後魏書宗室元或少有才學當時甚美侍中崔光見而謂人曰黑頭侍中當此人也

折臂三公

有善相墓者言羊祜祖墓所有帝王氣祜遂鑿之相者

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三公

晉羊祜傳

平世三公

宋武帝云羊徽蔡廓可為平世三公

南史

格外三公

齊明帝即位陳顯達以太尉判鄱陽郡公為三公事雖

職典連率人以為格外三公

陳顯達傳

三公封侯

崔邑為司空封安陽亭侯三公封侯自此始也

三登公台

後漢胡廣在公台三十餘年禮任甚優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之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蕃等每朝輒稱疾避時人榮之

督察三公

光武時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陳元上疏不宜令有司察公輔之名

蕪領六卿

周成王立三公而云官不必備惟其人以書傳考之皆

蕪領六卿未嘗特置也

容齋
隨筆

我不獨拜

世說王丞相既拜司徒歎曰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

吾不敢先

後漢黃憲字叔度同郡陳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

在吾不敢先佩印綬

三公備員

後漢光武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員而已

天下無人

晉陸玩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

布被釣名

汲黯曰弘位三公俸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

弘謝曰有之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以釣名

公孫弘傳

食不兼味

長孫道生拜司空加侍中性忠厚廉謹身為三司而衣
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障泥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
嬰紀分又漢紀荀爽為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

並除雙員

真宗天禧元年司徒平章事王旦彭王元儼同日降制
加太保三公並除雙員

坐見庶僚

元豐三年除太尉判河南文彥博至河南未交印先就

第廟坐以見監司既交府事見監司府官如常式或以
問彥博彥博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
南尹見監司矣六年請老拜太師致仕

事畧

九居八座

張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世

罕其比

事畧

手植三槐

王文正公旦沉默好學父祐器之常曰此兒異日必為

三公輔臣因手植三槐於庭以為識

古今文集

雜著

三槐堂銘

蘇軾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
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
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
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

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
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
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
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
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
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
事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
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

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

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
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
也懿敏公之子輩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
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
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
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郵厥德庶幾傲倖不種而獲
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

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律詩

君臣慶會閣三首

汪藻

相第新成寶閣開
簫韶聲自九天來
恩榮屢遣王人出
慈慧仍宣禁從陪
御筆丹青爭炳煥
宸章雲漢共昭回
君臣慶會誠難得
舜禹方資稷契才

又

萬疊彤雲拂曉開
使華親自日邊來
恩頒御墨函初啓

燕及羣臣品有陪仙掌共承霄露滴客槎擬泛斗星回
人間未識乾坤象斧藻先憑造化才

又

一德君臣運有開千齡盛事冠將來神仙迴與人寰隔
賓主親緣國論陪賀履有情均鼓舞攀雲無路獨遲回
尚憐夙被奎文潤曾是宗寧樂育才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

元 富大用 撰

三師部

太師

歷代沿革太師古官也殷紂時箕子周武王時太公成
王時周公並為太師周公薨畢公代之周武王時周
公旦為太宰掌邦治居六卿之首太師之職秦漢不

常置平帝始復置漢東京獻帝初董卓為太師卓誅
又廢魏世不置晉初依周禮備置三公太師居首以
景帝名師置太宰以代之太宰卽古之太師也後齊
循後魏置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唐置太師一人以
儀刑四海宋朝尤重太師趙韓王以勲文潞公以年
方得之比曠年不拜自司空五遷方至太師元詳見
三公類

羣書要語尹氏太師維周之氏

詩節南山

維師尚父時維鷹

揚

大雅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同太師維垣注墻也太師為

垣墻屏蔽之義

詩板篇

王若曰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

之事

書畢命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書太師

官之極

五代史

天子禮樂是經學業不法凡是之屬太師

訓之同上太公股肱周室世胄太師以表東海左襄十四冠三公

之首為四逸之儀

六帖

文王得尚父於盤溪以為師史記師

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

記文王世子

伊尹奉鬻王歸

于亳王拜手曰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

救之德

書太甲

登拜師垣

曾文肅除呈叔穎制

以一品之貴

紹聖除制

躋

上公之品秩

初寮除鄭神制

公師

帝師

類要

德茂師台

楊大年制

公

師極品

曾曲阜制

帝師維垣

公是制

維師極品

曲阜行太師制

卿勲在

廟社名聞華夷

東坡文太師口宣

詩句我公厭富貴常苦勲業尋

東坡次韻韓太師

文武成功後

居為百辟師

韓愈賀裴公

元輝極上台

山谷

古今事實

賜杖免朝

前漢平帝卽位太后稱制王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乃以孔光為太傅明年徙光為太師莽為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及莽為宰衡位諸侯王上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無朝十日一賜食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為太師省中位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

贊拜不名

隋高祖受禪李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子孫雖襁褓悉拜儀同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貴盛

當時無比

縞巾居位

蜀李壽以安車束帛聘龔壯為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

素帶居師友之位

晉書

鴻鵠遠志

漢獻帝時董卓自號太師御史中丞以下皆拜皇甫嵩與卓爭權後嵩為中丞見卓拜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不知爾

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但明公今日變為鳳凰卓笑
曰卿早服何得不拜

舊德自處

馮道為太師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
為元老而喜為稱譽

五代史

正色立朝

顏真卿德宗立拜太師立朝正色剛而有禮贊云晚節
偃蹇為姦臣所擠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

唐本傳

全德始終

裴度拜太師平章事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

不思其風烈本傳

就賜器幣

宋淳化二年遣右正言張康齋太師趙普生辰器幣鞍馬就西京賜之故事非同平章無生辰國信之例上以

普勲舊故特異其禮會要

重書加賜

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給宰相俸仍遣其弟
齋詔賜之又遣使以璽書賜普曰朕以居守之重慮煩
耆耄維師之命用表尊賢仍賜銅羊上尊酒太師其愛
精神以副眷注之意

東都
事畧

以尊老成

文彥博召赴闕司馬公言若令以正太師平章軍國重
事亦足以尊老成矣遂詔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

至都堂商量事

事畧

徧歷公孤

大彥博凝簡莊重有大臣體位將相者五十餘年徧歷公孤兩以太師致仕雖位貌隆重而平居接物謙抑尊德樂善如恐不及邵雍程顥程頤以道學名世而彥博與之交遊元豐中與富弼等十一人為洛陽耆英會同上

未嘗並除

故事太師未嘗並除紹聖初始有文潞公彥博吳榮王灝

宣和中蔡魯公京童鄭平樂王神靖康初燕王俟越

王德 紹興中秦申王檜 張魯王俊 紹興末史會稽王浩

嗣秀王

白圭朝野雜記

特拜加恩

建隆至紹熙宰臣生拜太師者五趙普文彥博蔡京秦
檜史浩惟蔡秦二人以相臣特拜其他皆還政加恩云

朝野雜記

獨班減拜

元祐元年四月詔守太師致仕文彥博赴闕獨班起居

減拜肩輿至下馬處子弟一人扶掖出入儀制依見任

宰臣

會要

宗室特拜

本朝親王生拜太師者五人楚王元佐燕王元儼吳王
灑燕王俟越王偲皆以父兄行而得之紹熙中嗣秀王
伯圭以宗室特拜太師蓋王以光宗為親叔父用優禮

也

同上

元臣優拜

西京留守太保趙普為太師西京養疾以普開國元臣
故優拜非常例也

分紀

古今文集

雜著

除文彥博太師制

鄧潤甫

師傅道之教訓先王所以迪厥官老成重於典刑天下
所以資其智廼眷舊德時謂元勳謀合祖宗之心名載
鼎彝之器申頒贖策播告外朝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文彥博廓大而清明方嚴而信厚出則秉乎旄鉞入則
總我鈞衡文武兼備其才夷險能致其力畢公之弼四
世三紀于茲傳說之總百官萬邦其又爵隆無富溢之
累名遂有身退之榮神明相其壽康人心想其風采是
用還之論道倚以經邦以帝者之師臣謀議廟堂之上
以天下之大老制馭夷狄之情庶幾有為底于極治晉
陪多井申衍真封於戲呂望惟賢起佐文王之治周公
已老留為孺子之師矧我耆英無愧前哲往宣一德用

格多盤

除文彥博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制

蘇轍

周公未嘗之魯老亦居豐留侯晚雖彊殮終不任事蓋委寄之重初無間然而知足之風所不敢廢惟我者舊歷事祖宗纘服之初復命以位雖師保之地優秩不煩而丘樊之心朝夕以請布告在位俾聞高風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上柱國潞國公文彥博克孝而忠允文且武

其在師旅有方名之勲其在朝廷有崇璟之業士民視
其去就夷狄震其威名時更四朝躬蹈一節先皇帝愍
勞以事既許其歸越予訪落之年凜有涉淵之志起之
既老待以仰成出入五年始終全德進而論道日聞典
訓之言倚以折衝率靖邊防之警委成功而不處指莫
景以求安勤請屢聞誠心莫奪顧瞻閭井近在洛師郭
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綠野之勝豈以簪紱之累久致
形氣之勞貴極上公既無復加之爵秩分領全晉仍畀

久還之節旄增廣舊封益行真食殫盡人臣之寵歸從
父老之遊於戲音聲不遐尚有就問之禮几杖以俟復
期親祀之陪勿以進退之殊而廢謀猷之告式燕且譽
俾壽而康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荅

蘇軾

昔師尚父九十秉旄杖鉞猶未告老此諸葛元遜所以
屈張昭也而衛武公百年猶箴儆於國曰無以我老耄

而捨我此左史倚相所以誨申公也今卿壽考康寧而退託衰病自引求去獨不念天下之士有如彼二子者議其後乎姑安厥官以荅公論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荅

蘇軾

卿出入四世師表萬民無羨於功名而有厭於富貴其所以忘身徇國捨逸就勞者豈有求而然哉凡以先帝之恩生民之欲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

不陳而草木自遂去就之際損益非輕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而長者去之卿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藥餌有間時遊廟堂家居之樂何以異此

回文太師啓

歐陽修

右脩啓恭承顯奉制恩荐膺寵拜伏惟驩慶恭惟太師太中器深宏達業茂經綸弛張文武之才出入將相之任而日者來覲冕旒之遠喜聞履舄之聲從容話言固

香林口月三十一
卷二
多仁者之利體貌者哲亦惟先帝之臣宜加異數之優以
為一面之重維方勞於憂顧籍有素之威名然而患輕
四支不足爬搔於蟣蟲坐制萬里理當根本於朝廷即
期廊廟之來歸始慰士夫之素望過蒙謙挹曲示誨言
趨賓祀以無由積感悚而徒切

律詩

上蔡太師生辰

汪藻

萬古儲英氣生賢鎮廟祧方春回暖律隨帝下神霄早

歲陪興運清忠服邇僚三篇俱說命兩紀獨承堯為國
隆堂陞中天幹斗杓光華歸使諜寧謐載民謠九牧金
成鼎三山石峙橋元圭來舊錫神寶獻新雕堂起房心
次音諧角徵韶車書人一統符瑞歲千條壁海材逾盛
沙場敵不驕獻藝傳遠譯入鼓有垂髻郭解雙封國班
超五日朝嘉謀從昔合願業更誰昭眷禮羣臣異恩光
此日饒授圖開地壯傍闕築堤遙供帳移金屋歌鍾寶
綺寮名園藏茂密華閣聳峯堯詔躡遙臨幸宸臺紀宴

招弟兄聯袂繡孫子列蟬貂印珠金為彩魚懸玉在腰
中姻連築沁外族綴塗椒帝子傳盃杓宮牆侑鼓簫果
新無獨享羹美或親調

上蔡太師生辰

汪藻

宇宙將昭泰風雲必會同帝師黃閣老人羨黑頭公慶
節同堯歷新陽應嶰筒儀韶來彩鳳占夢得真熊壽考
天資魯神靈嶽降嵩典儀尊赤鳥歌詠美彤弓夷險無
殊節誠明信保躬濟川先衆楫遵渚集飛鴻炳炳丹青

筆堂堂社稷忠斗杓還列宿簾陛倚層宮文武俱為憲
詩書孰比隆規模三代遠謀畧萬夫雄字畫諸王品文
章兩漢風早登青瑣闥頻入紫微宮器敏無餘刃才豪
妙吐虹聲光連日月氣槩俯華戎天上經綸合人間制
作工向來凝庶績誰復簡清衷經誦三雍富舟車四海
通地歸銅柱北眷滿玉闕東養士菁莪盛掄才駿馬空
聖時方密勿賢業助昭融螭紐乾符正龍文帝昴崇伊
湯咸有德房杜不言功禮秩羣臣異恩波此日豐宸童

頌琬琰相第列幘幘東壁文昭爛西崑氣鬱蔥節旌藏
祭戟茅土啓龜蒙袞繡卿雲裏貂蟬瑞藹中御奩金寶
帶神廡玉花驄蓬島波全濶天鈞樂未終禁香紛縹緲
朝佩雜玲瓏芝草盈田紫蟠桃照海紅後彫疑秀髮難
老湛方瞳冰質期姑射丹砂喚葛洪潛機神宇定眸表
德符充瑞鶴千年羽靈著五色叢舊傳調鼎客今識釣
璜翁世世聯台袞年年拱帝聰欲知耒美永元氣等無
窮

太傅

歷代沿革太傅古官也太傅品秩冠服同太宰成王卽位周公為之後康叔畢公亦為之秦無其職漢惠帝崩高后元年以丞相王陵為少帝太傅金印紫綬位在三公上後漢光武惟置太傅有府寮拜故密令卓茂為之明帝以鄧禹為之章帝已下初卽位皆置太傅錄尚書事魏初唯置太傅以鍾繇為之晉宣帝為魏太傅齊唯置太傅梁武帝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

齊之舊有太傅陳以為贈後齊置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師唐置太傅一人元見三公類

羣書要語凡三王教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

父子君臣之道也文王世子天子不惠於庶人不信於諸侯

不戒於戎事凡事之屬太傅之任大戴記傅相天子於德

義書孔安國注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

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文王世子

詩句吾愛白樂天逸才生自然誰謂辭翰器乃是經濟

賢

皮日休白
太傅詩

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高揖九州外拂

衣五湖裏注賢相太傅謝安也

文選謝靈運
述祖德詩

古今事實

逃奔國盜

晉使隨會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

左傳

芟夷閹宦

陳蕃年十五嘗閒處一室蕪穢不掃曰大丈夫當掃除
天下安事一室乎竇后臨朝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蕃

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其志欲芟夷閹宦以清本朝

正身立朝

趙熹內典宿衛外幹掌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肅宗卽位進為太傅錄尚書事

在位修身

和帝卽位以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內侯永光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諍而彪在位修身而已

不能有所匡正

研覈是非

曹植輔臣論曰精微聽察理析毫分規矩可則阿保不
傾羣言系于口而研覈是非典誥總于心而唯所用之
者遂拜太傅

練達事體

後漢胡廣字伯始為太傅年八十四練達事體明解朝
章雖無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語曰萬事不

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本傳

無咎無譽

後漢胡廣贊曰鄧張作傳無咎無譽胡公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撓

三讓彌高

和帝策鄧彪曰元功之族三讓彌高可令為太傅

百官志

百僚為式

鄧彪在位清白為百僚式和帝即位拜太傅多有諫諍

漢本
傳

賜爵封侯

漢元帝卽位蕭望之周堪本以師傅見尊重後詔御史
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前將軍蕭望之傳朕八年道以
經術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給事中

蕭望之傳

東向如賓

漢明帝以鄧禹先帝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
寵注臣當北向尊如賓故令東向

鄧禹傳

恩寵莫比

和帝即位幼弱以鄧彪有高名海內歸仁召為太傅百
官總已以聽之恩寵之隆莫與為比

通鑑

載車上殿

見三公門

乘輿上殿

晉何曾為太傅乞遜位詔令會朝劔履乘輿上殿如漢
相國蕭何魏太傅鍾繇故事焉

本傳

几杖不朝

晉鄭冲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韜德深邃履行高潔可謂
朝之雋老屢以年高告退令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
位同保傅几杖不朝

本紀

賜几杖車馬

光武卽位詔曰前密令卓茂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
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賜几杖車馬

卓茂傳

給帷帳床褥

後漢張禹拜太傅錄尚書事劉蒼以殤帝幼育欲令重

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床褥太官朝夕進食
五日歸府每朝替與三公絕席

本傳

賜女樂田畝

北齊高歸彥作亂冀州段紹與東安王樓叡率衆討平
之遷太傅賜女樂十人并歸彥田園一千畝

金印紫綬

見汾
革

三為太傅

後魏淮陽王欣大統中為太傅文帝謂欣曰王三為太

傅再為太師自古人臣未聞有此例欣遜謝而已

三世元老

章帝詔曰行太尉事趙憙三世在位為國元老其以憙

為傅時年八十繼母在堂言不稱老

東觀漢紀

不驕勢位

後周王盟為太傅姿度宏雅仁而泛愛雖居師傅禮冠羣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

不持威儀

達奚武拜太傅賤時好華飾及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門不施戟常畫楯一扇或謂武曰公位冠羣后功名蓋代出入儀衛不稱具瞻何輕率若是武曰且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適事威儀乎言者慙而退

分紀

自號退傅

張士遜上章請老就拜太傅進封鄧國公致仕宰相謝事自士遜始也就第十年而薨年八十士遜歸老號退傅啓國於鄧范仲淹適守鄧州士遜還鄉仲淹置酒高

會明日士遜復置會揮金甚盛時人榮之

東都事畧

退閒杜門

紹興十一年韓世忠以太傅奉朝請秦檜主和議世忠乃力求閒退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騎驢攜酒從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亦罕得見

係年錄

進封國公

紹興十一年少師樞密使濟國公張俊除太傅進封廣國公又十一月太保樞密使韓世忠除太傅仍奉朝請

古今文集

雜著

除呂公弼樞密使檢校太傅制 張方平

本朝之制地分二府之嚴執政之臣共幹庶邦之重文武承式兵民是圖屬在賢明總司使職誕敷明制敬告大廷具官呂公弼器縕純明機靈精遠瓌林任重中廣厦之棟梁雅音自和合清廟之琴瑟登貳樞機之密洽聞議慮之長屢陳憂國之言多發便時之策深明玉體

有簡朕心宜陞帝傳之崇以正本兵之任爰田增賦真
食衍封名器益隆典章允穆於戲信而能用嘗思明哲
之難知無不為期盡臣鄰之益祇若休命以贊大猷

王介甫贈太傅制

宋景文

勅式觀古初灼見天命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
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知足以達其道辨足以
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
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具官某少學

孔孟晚師瞿曇網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糝糠百家
之陳迹作新斯文屬熙寧之有為冠羣賢而首用信任
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
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樵漁不亂羣於麋鹿進退之美
雍容可觀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邈
在大江之南究觀規模想見風采宜謂告終之問在予
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為之一涕於戲死生用舍之際孰
能違天賄賂哀榮之文豈不在我寵以師臣之位蔚為

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大命可贈太傅

律詩

紀送太傅相公歸闕

范仲淹

縉紳誰敢望差肩獨向昌朝協半千
首會雲龍游少海親扶日月上中天
碧油兩就元戎鎮黃閣三提冢宰權
坐致唐虞成大化退居師傅養高年
披丹訣開爐竈醉度清歌被管絃
同榜幾人登將相滿朝今日望神仙
松楸薙草思純孝里巷揮金過昔賢
歸赴誕辰知允說

輕鞍拜舞壽觴前

張太傅生日詩

晏元獻

三陟槐庭二將壇冊書文武載勲賢辭榮尚峻經邦秩
養素方臨釣渭年清會別開金谷墅新吟多雜蕊珠篇
驚羨今日增華耀海內簪紳共祝延

太保

歷代沿革太保古官商太甲時伊尹為之周成王時召
公為之漢平帝元始元年初置金印紫綬次太傅始

用王莽為之後漢至魏不置末年以鄭冲為之晉武
初以王祥為太保進爵為公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
同宋齊之舊有太保陳以贈官後齊置太師太傅太
保為三師唐太保一人天寶以前唯以其官贈竇季
謀而已元見三公類

羣書要語八則有保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

道者也

記文王
世子

慎其身者謹安護之

禮記
注

保安也以道

安人主者也書曰召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

禮地
官

既往

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書太保保安

天子於德義尚書注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注伊尹為保

衡言天下之所取平書君昔先正保衡說命公曰君告汝

朕允保奭其汝克敬君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

則經營書召太保所以訓護人主導以德義者也通

詩句詔出未央宮登壇近總戎上公周太保副相漢司

空弓抱關西月旗翻渭北風弟兄皆許國天地荷成功

岑參軍

送太保

古今事實

作旅獒訓

周武王時西旅厥貢厥獒太保作旅獒用訓于王

相宅洛邑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曰惟太保
先周公相宅

尚德依仁

晉帝詔曰太保何曾尚德依仁明允篤誠翼贊先皇光

金史卷之三十三
卷二
濟帝業分紀

崇道弘化

王隱書曰王祥字休徵拜太保制曰耆艾元老高行清粹朕所倚毗以崇道弘化

明允篤誠

太保衛瓘明允篤誠有匪躬之志

晋起居注

含素遲暮

晉書禕曰鄭冲含素王祥遲暮冲與祥俱曾為太保冲

後遷為太傅

對掌朝政

晉汝南王亮為錄尚書事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

分紀

善於撫士

蜀李雄錄曰雄異母兄始字伯敬為太保善於撫士衆多歸之時人為之語曰欲養老屬太保

給兵千人

晉衛瓘字伯玉告老遜位進位太保以公就第給親兵

百人置長史司馬從事郎掾屬惠帝即位復給璽千兵
加置七官

晉武初踐祚以王祥為太保進爵為公加置七官之職
卽家封拜

趙光逢以司徒致仕天成中卽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

五代
史

門無雜賓

晉王祥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

雜弔之賓族孫王戎歎曰太保可謂清達矣

同日降制

宋天禧元年司徒平章事王旦荆王元儼同日降制加太保二公併除雙員自此始也

再任加封

熙寧元年潞國公文彥博守太保兼侍中再任彥博辭太保止受所加封再任從之

會要

使相改除

紹興十年少保萬壽觀使兼三鎮節度使劉光世除太保少師充京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除太保

古今文集

雜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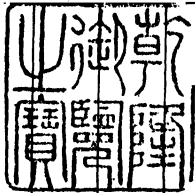
答史太保別紙

朱元晦

熹昨者狂妄輒以瞽言仰瀆崇聽自循分守當得譴斥之罪不以免於罪戾為喜而又得側聞前此告猷之益天下已有陰受其賜者尤切增氣尚恨未得躬扣昌言

之目以發蒙昧耳今者邊事益急變異荐臻人無智愚
共以為懼然喜淺陋竊以為境外之傳未足憂而謹告
之深為可畏也今朝廷於其不足慮者既已過為之防
而於其深可畏者反未有處喜甚惑焉夫以灾異而求
直言歷世相傳具有故實明公身為天下大老誠有憂
國之心不當俯及細務願以此意為上一言使幽險之
情得以上通則天下之言皆明公之言而明目達聰感
召和氣皆明公之功矣感激容貸之恩懷不能已敢復

言之俯伏俟罪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